

大學經乃周文王之文說

衛挺生

一、「大學經」在世界學術中地位之重要

國父孫先生在講「民權主義第六章」云：

「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所獨有寶貝……」（國父全書二一一頁）

這個寶貝在大學經一章中，是何人所作，成

爲我們今日研究的大問題。

二、「大學經」一章非孔子所作之實證

宋儒朱熹說「蓋孔子之言，而門人述之。」

挺案朱說錯誤，有左列各事可證：

- (1)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此篇「大學經」，乃亘古以來，全世界中最偉大最精微最高明的創作，是最開展的政治哲理，亦是最開展的教育哲理。
 - (2) 孔子所教求知的方法，主觀多於客觀，論理學所謂 a priori reasoning，效就「論語」所述，分析之於左：
- (子) 一曰讀書 Reading：「子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丑) 一曰取譬 Analogy：「子曰，余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君子與玉比德」（下舉玉之數「德」），又曰「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也已。」又曰「君子遇大水必觀焉。」而其觀察各點，仍是取譬。
- (寅) 三曰內省 Intuition, introspection：「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 (卯) 四曰演繹 Deduction：「子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 (辰) 在「論語」中，孔子不曾用實驗

法 Direct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不會用歸納法

Induction, 故不曾教「格物」而

致知。

按「格」字字義，有「到達」意，如「神之格思」「王格穆廟」之例，用在「格物」是「到達」其物而「觀察實驗」之。又有「打擊」意，如「格殺」「格鬪」之例，用在「格物」是「解剖」其物而「分析」之，然於分析後又「綜合」之。故「格物」以「致知」，是現代所謂「實驗主義的歸納綜合研究」，乃時人所稱道的「科學方法」。這種求知的方法，在孔子的教學中尋找不出，而在孔子所不傳的周禮一書中有之，在孔子後百餘年騶衍子的教學中有之。孔子既不會以觀察實物而實驗之及分析實物而綜合之之求知的方法，教授其門人，則「大學經」中之八目教學，以「格物」「致知」起，以「治國」「平天下」終，以「誠意」「正心」及「修身」「齊家」為其中幹之教育條目，非孔子之所創始，審矣。蓋孔子乃得之古人而傳授之者也。

至大學傳之各章，乃孔門之大學講義。其文之格式，頗似孝經與易經之「十翼」。程子朱子以為「蓋管子之言而門人述之」，可能是矣。然則何人始作大學經文乎？

三、大學經之文式，與周初功令訓

誠之文，同其格調

今取大學經中之文句讀之，則見其與周初功令之文訓誠之文同其格調。其中文句之最顯著者最特別者，乃其「因果循環式」之語句。此乃先從「因說到果」。再繼以前步之「果」為次步之「因」，推說到次步之「果」。三繼以次步之「果」為第三步之「因」而推說到第三步之「果」。如此前推，而得識最遠之「因」與其最遠之「果」。茲列比之於左：

甲、大學經文有曰

(子) 知止(因) 而後有定(果)。(二)定

(因) 而後能靜(果)。(三)靜(因)

而後能安(果)。(四)安(因) 而後能

慮(果)。(五)慮(因) 而後能得(果)。

(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果)者，先

治其國(因)。(二)欲治其國(果)者

，先齊其家(因)。(三)欲齊其家(果)

者，先修其身(因)。(四)欲修其身

(果)者，先正其心(因)。(五)欲正

其心(果)者，先誠其意(因)。(六)

欲誠其意(果)者，先致其知(因)

。(七)致知(果) 在格物(因)。

(寅) 物格(因) 而后知至(果)。(二)知

至(因) 而后意誠(果)。(三)意誠(

因) 而后心正(果)。(四)心正(因)

而后身修(果)。(五)身修(因) 而后

家齊(果)。(六)家齊(因) 而后國

治(果)。(七)國治(因) 而后天下平(果)。

以上有(子)(丑)(寅)三段所示

的因果關係，然後指出大學教育的最

基本的目的來，曰：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

今既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教育共同目的，

則此大學經顯然是周初的教育功令之文。今試以

之與次列之文對比：

乙、周公旦之功令文：左傳文公十八年傳：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因) 以觀德(果)

。德(因) 以處事(果)。事(因) 以度

功(果)。功(因) 以食民(果)。……』

丙、周文王之訓誠文：逸周書

(子) 「度訓篇」第一：

(一)「分次(因) 以知和(果)。知和

(因) 以知樂(果)。知樂(因)

以知哀(果)。知哀(因) 以知慧

(果)。內外(因) 以知人(果)

。』

(二)「力爭(因) 則力政(果)。力政

(因) 則無讓(果)。無讓(因)

則無禮(果)。」

(三)「凡民不忍好惡(因) 不能分次(

果)。不次(因) 則奪(果)。奪

(因) 則戰(果)。戰(因) 則何

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傷，何以

胥役也(果)。」

(丑) 命訓篇第二：

(一)「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道天有極(因)則不威(果)。不

威(因)則不昭(果)。正人無極

(因)則不信(果)。不信(因)

則不行(果)。」

(二)「極命(因)則民墮(果)。民墮

(因)則曠命(果)。曠命(因)

以誠其上則殆於亂(果)。」

(三)「極福(因)則民祿(果)。民祿

(因)則干善(果)。干善(因)

則不行義(果)。」

(四)「極禍(因)則民鬼(果)。民鬼

(因)則淫祭(果)。淫祭(因)

則罷家(果)。」

(五)「極醜(因)則民叛(果)。民叛

(因)則傷人(果)。傷人(因)

則不義(果)。」

(六)「極賞(因)則民賈其上(果)。

賈其上(因)則民無讓(果)。無

讓(因)則不順(果)。」

(七)「極罰(因)則民多詐(果)。多

詐(因)則不忠(果)。不忠(因)

則無報(果)。」

「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

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

莫大於賈上。罰莫大於貪詐。古之

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

就以上對比，可見大學經一章之文調，合於

周初文王周公訓誡功令之文之格調，而可能為其教育功令之文。

四、謝扶雅之批評

挺既作以上論斷後，老友哲學名宿紹興謝扶

雅先生來函對於拙說有所指正說：

「現代學人論古代思想源流，每稱小戴所輯禮記中學庸兩篇，為秦漢之際的隱逸儒者所作。今兄據左傳文公及逸周書之兩例，而遽推斷大學為出現於孔子之前，不啻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擲下一枚炸彈。孔子講學洙泗，除詩書外有所謂「執禮」（見論語）一課程，其資料恐不過今本儀禮中之習俗活動，應無如大學經所陳之高深教育哲學也。」

因果連鎖式」之文句，歷代充斥，不能據以斷定後先。大學傳十章之思想旨趣，恐應在荀卿之後。故與其謂騶衍稟承大學，無寧謂大學作者頗受騶子之影響也。

五、堯典、周禮、論語、三書交織

之實證

挺答之曰：

「拙說承 兄指正，非常欣慰感佩。『因果循環式』之語句，兄云『歷代充斥』。而弟之鄙陋，僅見周初之文書如逸周書中最高為充斥。於後世之文中則寡所見。春秋早期亦尚偶見，後則極少。但拙說之形成，則尚有三種文書交織之重要事實，作客觀之根據。茲詳說於次：」

壹、今文尚書堯典，其文曰：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讓我們分析研究此文書。

(甲)首先讓我們求明此文書之時代。其文開首說「曰若稽古」，則此文之作，顯然不在帝堯之當世，而在後世。求其在後世之何代？莫如考證堯典次段之天文：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

今人推算，仲春之中星為「鳥星」，仲夏之中星為「火星」，仲秋之中星為「虛星」，仲冬之中星為「昴星」，其時代恰是周代初葉之天文。然則「曰若稽古」乃周初之稽古也。察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此篇之作，當即周初外史氏「稽古」之所撰述。

今文尚書有堯典舜典，原在漢前兩篇合成一篇，稱為「帝典」。「帝典」之作，其目的在理想化堯舜之為君，以為後世君主之模範。（論語

泰伯章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必也聖乎！堯舜其有病諸。」蓋外史氏已理想化堯舜之爲君也。然必先有共同認定之理想，然後可以「理想化」之也。

(乙)次請條示大學經之教育政治哲學理想之應用於堯典。

(一)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此乃

以大學經「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身修而后家齊」之理想化帝堯也。

(二)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乃以

大學經「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

齊而后國治」之理想化帝堯也。

(三)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此乃以大學經「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后天下

平」之理想化帝堯也。

(四)大學經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堯

典則應用其理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五)在堯典之「欽明文思安安」六字中，可察

出有大學經「知至、意誠、心正、身修」

之意義。曰「明」，乃「知至」也。曰「

欽」乃「意誠」、「心正」也。曰「文思

安安」乃「意誠」、「心正」、而「身修

」也。

(丙)由(甲)段之研究，可知堯典之作，其時代

乃在周初。由(乙)段之研究，可知堯典之

作，其用意的理想化帝堯之爲君。大學經以

最精微、最高明、最開展之政治教育哲理，

定其學爲八目。而堯典之作，則一一示帝堯

之一一合乎大學八目之最高理想標準。由此

可知，在周官外史氏「稽古」而作「堯典」

、「帝典」之時，大學經固已先之而成爲周

王朝之教育功令矣。

貳、周禮。上文曾注意到，在論語中，孔子不曾

教導其門人以格物法致知。然在官府中，格

物而致知則屬必要。此在「周禮」文中屢見

。今試舉其二三例以言之。

(一)天官冢宰下曰，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農，生九穀。二曰

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力八

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

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

，無常職，轉移職事。」

以上九職，非經到達觀察，則無以別類分

職。

(二)地官司徒下曰，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國之土地之圖，與

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

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以上皆非經到達而實際觀察測計紀錄之則不能製出其土地之圖，地域廣輪之數，而辨山林川澤等名物，與邦國都鄙之數。及其人民之數。

(三)夏官司馬下曰，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

使同貫利。(舉例)

(1)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

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

竹箭，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鳥獸，其

穀宜稻。

(2)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

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滢，其利

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以上均需到達、觀察、分析、實驗、測

計、紀錄而後能確知。

故「格物而致知」在「周公思兼三王」(夏

禹王、商湯王、周文王)而作周官之時，乃日日

處處必需之經過。唐虞之世亦必然，放無需乎特

述。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

民。」今之「周禮」一書，殆即周文公任太宰時

所修之「政典」。「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擾(訓練)萬民。大學經文，當收入在

周文公(且)「教典」之中。

然則大學經一章之文，是否周文公且之創作？擬之愚見，則以為周文公乃繼承周文王之創作。

套、據論語孔子之言，則大學經之一章顯然為周文王之文。

論語(「子罕」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言孔子自以為獨有文王之文以傳後世，而為他人之所未有。其文為何？孔子所傳之經典，為自漢以來世人所傳之「五經」。一曰「書經」，書經百篇之內無文王之文。二曰「詩經」，詩三百篇乃孔子時各國士大夫皆能諷誦之詩歌，非孔子之所獨有。三曰「春秋經」，其中無文王之文。四曰「易經」。鄭文主張周文王演八卦為六十四卦，而作卦辭爻辭，馬融則以為文王作卦辭而周公作爻辭。卦辭爻辭乃卜筮之文，是否為文王之文關係世界人類之最大者，頗有問題。以上四經既非孔子意中之「斯文」。五經之最後為「禮記」。「大戴禮記」有「文王官人」一篇，確在治道上有重要性。而「小戴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為儒家哲學中心之最重要者。其大學篇之經一章乃在世界古今之政教哲學思想中乃中國「獨有的寶貝」，而可以致世界於大同之福音，是殆即孔子所獨傳而為其生死不捨不渝「文王之文」。

六、綜合與結論

「大學經」一章之文，國父指出，在全世界古今政治哲學智識中，乃任何他國所未曾有，而為中國「所獨有的寶貝」。昔人以之為「孔子之言」，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而且大學經中八目，第一目為「格物」，第二目為「致知」，「物格而后知至」乃大學經之教。所謂「格物」者乃觀察實物分析歸納而得結論之研究也，今人謂之「科學的方法」。但孔子之「致知」，不曾示其門人以「科學的方法」，不曾示其門人以「實驗歸納」之法「致知」，遂非大學經之「格物」而「致知」。由此可知，大學經一章非孔子所作，而孔子乃傳授其文者。孔子對「大學經」，正是「述而不作」如其所言。

但察「大學經」之文式，則與周初文王周公訓誡之文功令之文同其格式。又察周初外史氏稽古而撰帝典中之堯典，直依大學經中八目與其因果之關係而理想化帝堯之為君。則明示在周文公且完成周官制度時，大學經已在建邦六典之「教典」中，早已成士大夫家喻戶曉之功令。可見在周公且為大宰而攝政之時，大學經已早成「教典」之重要功令。堯典文中，雖不曾以「格物」之事理想化帝堯，而周禮書中之規定制度，則可見帝王之制度，無一非待「格物」而後「致知」。孔子入東周，問禮于老聃而識柱下之史職，遂得此中國「獨有的寶貝」，所以在「子畏于匡」之時而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見孔子以此中國獨有的寶貝，為周「文王之文。」——「斯文。」

王雲五編

王雲五新詞典

每部售價三十元

本書共收名詞三千七百有奇，內容在追溯新名詞之來源，各舉其所見之古籍篇名與辭句，並作簡明釋義，其有數義者，亦分別列舉，實為目前最佳之詞書。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